

软肋与铠甲

◎马亚伟

跟老公吵架,我一时生气跑到闺蜜家。正在与闺蜜诉苦,老公发来微信:“你在哪儿?限你半个小时回家,要不然我就要给你爸妈发‘寻人启事’了。”回到家,老公嬉皮笑脸地说:“我知道你在哪儿,故意说要告诉你爸妈,这样你就能在半个小时内回来了。你这个人呢,有啥不好的事最怕你爸妈知道了。我太了解你了,你爸妈就是你的软肋。怎么样,我这招是不是叫‘攻其要害’?”我的气早就消了大半,不觉“扑哧”笑了:“知妻莫若夫,说的就是你吧!”

老公没错,爸妈是我的软肋。这么多年,我习惯了在他们面前报喜不报忧。因为我知道,我的烦恼会在他们那里翻倍。如果他们知道我和老公吵架,一定比我还伤心难过。虽然他们也知道天下夫妻免不了吵吵闹闹,但他们总会无意间把我们的吵闹升级,觉得我受了委屈、认为我的婚姻生活不够幸福。所以,老公一说要给爸妈发“寻人启事”,我立马乖乖回家。

想起前段时间,我们计划买大一点的房子,准备把爸妈接到城里一起生活。我看中了城西的一套,老公看中了城东的一套。我们俩意见不统一,老公很想让我顺从他的意见,于是开始挑城西那套的毛病。“你看这套房子,这个卧室适合留给老人,但是这个房间在阴面,采光不好,老人住着肯定不舒服。”我说:“那好办,让老人住大卧室,咱们住这个房间。”老公接着分析:“就凭你爸妈的性格,肯定不会住大卧室。他们一向把闺女放在第一位,才不会住大卧室呢。在他们看来,住大卧室等于喧宾夺主,他们肯定不同意的。”我想了想,觉得是这么个道理,爸妈的性格我最清楚,无论什么,都是把最好的留给我。老公见我动摇了,赶紧乘胜追击:“城东那套房子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,几个卧室全都在阳面,采光都特别好,实在是理想选择!”我当即拍板:“好,就买城东那套吧!”我明知老公在偷笑,也心甘情愿。老公抓住我的软肋,一招制胜,他乐开了花。

爸妈是我的软肋,同时也是我的铠甲。为了买新房子,我拼命工作,做兼职、写稿子。为了多挣点钱,我想尽了办法,有时候感觉到累,但一想到可以把爸妈接到城里,我的疲惫就会一扫而光。想起刚考到外地上学那年,街坊邻居见到我爸妈就会说:“你们有福气啊,将来闺女把你们接到城里享福去。”我永远忘不了那时候爸妈的幸福表情:他们努力掩饰嘴角的笑,但怎么都掩饰不住;他们眼神中有得意、有骄傲,还有扬眉吐气——那意思好像是说,闺女怎么啦,闺女有出息比儿子强。爸妈只有3个闺女,没有儿子,这让他们在农村很是自卑,我为他们争了一口气。那些天,我妈的嘴巴整天都合不拢了,我爸说她都乐傻了。

我知道自己也是爸妈的软肋和铠甲。爸妈把我们姐妹看得最重,为了让我们过上更好的日子,他们负重奋斗多年。爸妈老了,因为他们,我可以柔软似水,也可以无坚不摧。



冬的喜悦

◎世中

婆婆靠谁

◎张绍琴

85岁的婆婆独自住在乡下。近两年婆婆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,背变佝偻了,常说腿脚无力。婆婆这次进城做白内障手术,几个儿女轮番劝她入城居住,婆婆坚决不答应,出院后便让我们立即送她回老家。

老家的木门用一道老式铁锁锁着。婆婆从衣兜里掏出钥匙,一根布带上套着3把钥匙,婆婆拿着几把钥匙用手术后水肿未消、依然模糊的眼睛依次看了又看,终于找出正确的那把,摸索着打开房门,又用另一把钥匙打开猪圈的门。婆婆不再养猪后,猪圈便闲置着,成为狗和鹅睡觉的地方。关了3天的7只鹅排着队,“嘎嘎嘎”而又不失优雅地走出来,走到院坝边立即展开洁白的翅膀,飞到梯坎下面的池塘中。婆婆给套着的小狗解开绳子,小狗一跃而出,欢快地摇着尾巴,发出轻微的呜呜声,围着婆婆转了几圈,又凑近我嗅着,前腿亲昵地扑到我的身上。婆婆从厨房盛出一碗饭倒到狗槽中,小狗似乎并不饿,只顾着摇着尾巴表达它的喜悦。

婆婆得意地告诉我们,大女儿买了两只鹅回来让她帮着喂养,侄孙家的两只鹅也拉过来让她帮着喂养,原来的3只鹅现在变成7只,可热闹了。婆婆夸她新养的小狗乖,白天陪着她干活,晚上有陌生人靠近屋子,它会“汪汪汪”大叫着提醒她。

屋旁的菜园子里各种蔬菜长势良好。婆婆背着手,像一个国王巡视领地,目光抚摸过每一根蔬菜。冬寒菜叶片肥厚,绿油油的,拼命地向上拔节。婆婆住院时给我们摘了一袋入城,用来煮粥,清香扑鼻,相当美味。边上的莴笋不甘示弱,极力撑开一张张细长的叶片,嫩嫩的茎叶发出翡翠般的光泽,在阳光雨露的滋养下散发出清新的芳香,让人心旷神怡。卷心菜翠绿欲滴,叶片层层叠叠,像包裹着什么心事。婆婆自豪地说,天气冷了,白菜又脆又甜,再过几天,你们就可以摘几个带回去吃了。说着,婆婆露出欢欣的笑容,一条条皱纹泛着明媚的光泽,生动极了。

堂屋靠墙堆着一大堆红薯。婆

婆说,没有养猪,这些红薯吃一点、煮给猫和狗吃一点、切碎给鸡和鹅吃一点,还可以送人。返城时,婆婆给我们装了一大袋红薯,又到菜园里扯了一把葱、一把蒜苗。待我们上车时,婆婆突然想起什么,让我们等等。她佝偻着并不灵活的身子,摘出一袋毛豆递给我,让我们回家煮着吃。

风拂着婆婆全白的齐耳短发。我知道我们一走,婆婆矮小的身子和那栋房屋一起,在安静的村子就像被人遗忘的一个标点符号。想到这里,我们又说起要让婆婆将鹅处理了、将猫狗送人,搬到城里和儿女一起居住的老话。

婆婆说:“我搬去,你们回来就没有东西拿了。再说,我还能动,在农村每天种点菜,喂鸡喂鹅、养猫养狗,日子还过得自在些。”

在靠儿女和靠自己之间,年迈的婆婆一如既往、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。我想,这个选择源于她的骄傲——一只鸡、一只猫、一只狗、七只鹅和几块土地带给她内心的充盈和尊严。

一锅热食

◎世勇

那年冬日的一天,母亲给我打电话:“晚上家里炖了肉,你还是回来陪你爸爸吃顿晚饭吧。”当时父亲还健在,患严重痛风的他困守在老房子里,常常拖着腿趴到阳台上等我回家陪他聊聊,哪怕是父子俩无语同坐。

黄昏时分,我来到老街父母家楼下,老楼墙壁上突然簌簌落下墙皮粉末,落在我的肩膀上。母亲炖的是山药排骨汤,还做了粉蒸肉、清蒸芋头、红薯粉炒肉几样家常菜。刚到门前,才发现母亲竟如门童一般守着,不用等我敲门就打开门,对我如迎远来贵客。父亲一边问:“今天晚上你没啥应酬啊?”一边帮着把散发着熟悉香味的饭菜端上桌,颤抖着手给我碗里不住夹菜。

吃到中途,父亲突然接到一个

电话,说他中奖了。父亲哆嗦着问:“我中了多少?”听对方说了以后激动地告诉我们,有168万元。他起身用力地跺着脚叫出声:“天啦,我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钱。”父亲还是有点警惕性的,又查问他是怎么中奖的,那人说,是通过全国人民的身份证号码摇奖中的,实在是不容易!对方又告诉父亲,把3万块钱打到指定账户,就可以到北京现场去领奖。对方竟然还叮嘱一定要注意路途安全……我果断地说:“骗子,骗子!”母亲也和我站一边,坚信不疑是骗子。父亲似乎不甘心放弃这喜从天降的好事,他晃着头说:“不会吧,不会吧。”劝了好一会儿,他才接受了我和母亲的话,又坚持回拨过去,准备语重心长教育一番那个骗子,但那边电话已是忙音。

后来,母亲告诉我,父亲一连几天唉声叹气,说一辈子也没给儿子积攒到160多万元,要是真中了那么多,全部给儿子,起码能让儿子不用为钱而焦虑了。过了不到一年,冬天还没来,父亲就腾云驾雾远行去了,在他留给我的几张皱巴巴的老存折上,是他大半辈子省吃俭用攒下来的数字。

父亲远行以后,我在梦里见过他几次,有一次的梦境我还记得:老房子的餐桌上,冬夜的灯光亮着,他不知为何还穿着很久以前那件破了洞的老棉袄,餐桌上是母亲做的菜,梦里的父亲突然开口:“对不起啊,儿子,爸爸没给你攒多少钱……”

在这熙来攘往的世间,有人在寒气凛凛的冬夜,温暖的灯下,煮一锅热食等你,何其幸福。